隋書

一二



列傳第一

隋書三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愼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釁褒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

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雎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褘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

二年著內宮之式略倣典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二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

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
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
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
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
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
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
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
分隷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蠶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讌
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
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

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
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
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
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
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
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
傳奏啓司簿掌名録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
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
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
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翫弄司

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繖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為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摠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摠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

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

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閤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

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諱旨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

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内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内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

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别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嫕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

寵遇拜為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
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
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
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
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巋迎后
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為王妃后性婉順有
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
帝嗣位詔曰朕祗承不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
妃蕭氏夙禀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

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普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廼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矇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廼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顧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誡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遹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劒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禄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

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茲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

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
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
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絶筆於獲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
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
人復白后曰宿衞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
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
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
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
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鳲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閒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列傳卷第一　　隋書三十六

列傳卷第二

隋書三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

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旣而
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
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
增邑一千七百户賜以鐵劵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
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内驄馬盡以
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
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户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
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一兄賢遠並爲
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
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户通前

三千七百户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宇
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
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
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
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
以一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
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
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
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
武申旦郫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

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
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
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
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
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
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
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
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
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
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

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
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
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令勤所司敬躅朝集如有大事須
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
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
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
蓋闡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
平定事乃不暇兆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
冠帶屢覩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桂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

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塡積方屈箕潁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華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剏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賛惟新自漢已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

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冊赤所懷無容噤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迮小文宮內多鬼祅蘇威賞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師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王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綱然王者作教惟旌善

今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賵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齎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府至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慳嗇

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
初鈞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譖瞿曇殺之瞿曇
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鈞不義骨
血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停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
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婁以軍功封西安縣男
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没於陳
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
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粮於洮河為賊所躡相持數
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
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

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摠管加
邑八百户開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恒官至鹽州刺史封陽
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
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
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
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渾乘
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尉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
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
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

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諱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
楊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
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
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
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
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
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
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
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轉
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為郕國公渾仍襲焉累

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旣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迺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衞等日夜屛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

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
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
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
當妖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
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
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
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
必為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
姪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
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

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呂自傳授令敏
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
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
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從嶺外渾從
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
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
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
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嘉之拜儀同
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上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

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畤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絶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

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户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户尉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

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
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
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迴授徐州總管
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
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内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
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
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
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粮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
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

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鄜申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乆之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勑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

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
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
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愼無
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
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
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
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乃
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衞後避諱改封
經城縣公邑一千户歷蒲豳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
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

以為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

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
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
同三司邑五百户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
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
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
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
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數州
刺史京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
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
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

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劒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甚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甚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劒閣大將軍宇文夐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甚甚自午及申破之甚奔歸于謙睿進逼

成都謙令達奚甚乙弗虔城守甥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
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
三十騎遯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劒南悉平進
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
三千兩食邑千户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
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
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
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
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
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

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埶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絶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粮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

往書未荅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旣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遥漢代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橫清

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嘗殘
律畢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
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
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
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殲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
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
意淮海未殲必興師旅若命永龔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
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彊恐爲邊患復陳
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
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筭漢收下策以其倏來

忽往雲屯霧散彊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
祚肇興宇内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
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充國
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
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
歎久之荅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内不自
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上殿
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
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
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

大受金賄以自殖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卷終

列傳卷第三　隋書三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

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為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為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

久盈門于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爲司馬是後益見踈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

之以約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麹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

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
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
酬勲報效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
朕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爰
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
五初平尉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
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
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
之關塞河陽之路刼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
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

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賛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不臣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彦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彦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

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悛改口請自新志存契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鬲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顧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

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籙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

躭殿盡取昉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躭取之以為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寛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録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歛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輙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寛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

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
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
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
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
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
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
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
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
為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
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

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

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

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勑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寛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城皐郡公邑二千戸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别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

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

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歳餘復奉詔定樂於
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
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
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
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
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
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
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璹以
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内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

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裒往喻之裒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縑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裒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裒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裒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

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續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寛所鞠養
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寛以其情業督以嚴訓愍續孤幼特
捨之續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己何以成
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寛聞而對之流涕於是
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
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
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遯者續聞難赴之於玄武
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續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
小宮尹宣政初録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
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巳續有力焉語在鄭譯傳

加位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户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為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尋拜都官尚書後数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荅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

弃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授兵至

合擊破之拜信州揔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樂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蓋暮者京兆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户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户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爲非常人深

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群情未一乃
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
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
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
東宮門者拒不内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
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衛後承間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
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
甚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
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
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

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貢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貢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貢將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貢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賓未幾卒歲餘貢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貢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礼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

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爲宮詔貴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號

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舄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飢穀米踊貴閉人糴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

險誠不可弃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
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
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
譯為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杲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
怨自難信也非我弃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
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
請至尊生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
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

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

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

懷猷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

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

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

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

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貪其

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列傳卷第三　　隋書二十八

列傳卷第四　隋書三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閤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

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歴西兖瓜邵
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
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
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顔
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
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
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熲熲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爲元帥
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
祖乃止於是以睿爲元帥以義爲行軍揔管謙將達奚惎
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揔管賜奴婢五

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户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内史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

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

末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
推之運叅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湏
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
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
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
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躰國輙申管見戰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
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
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隂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隂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引壽為掾尉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捴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捴管鎮幽州即拜幽州捴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踈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筭在齊久鎮黄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

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弃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廣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

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尾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輙禽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己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爲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户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户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宫伯使鎮

守天臺摠統露門内兩箱仗衛常宿禁中遇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摠管以鎭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晉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群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户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摠管賜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畧冦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摠管步騎三萬出凉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

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疋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覩西朝衛霍東都梁鄧若文以尊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脩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

不可令欲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揔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穎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珤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

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畧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靈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户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户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洛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屛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

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候正宣帝嗣位
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
以輕兵襲孝寬孝寬軍迫未得整陣爲亮所薄景山率鐵
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爲丞
相尉迴稱兵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與迴通謀陰以書諷
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
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
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遁景山追
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一合皆剋毅等
退保甑山鎮其城邑爲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

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二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山
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為
行軍元帥率行軍摠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
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
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湞口景山復遣
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沌陽二鎮守將皆弃城而遁景
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
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摠管
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
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為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

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隴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遯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從雄為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捴管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

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
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
邇吴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
委也迴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
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
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
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
吴州揔管于顗楊州揔管賀若弼黄州揔管元景山等擊
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
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揔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

遷朔州揔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輙捕斬之深爲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旟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絶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韝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吕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爲行軍揔管往欽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歸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鎭朔州一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爲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

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鎭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畧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冊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勑以本官就學未

幾齊王憲納勳妹爲妃恩禮逾厚會貳帝嗣位拜邛州刺
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飢饉作亂以勳有才略轉渭州
刺史其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俗
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
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聽前乳子
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
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後丁父
艱毀瘠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爲
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
帝大象三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

祖為丞相益州揔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勣器識優長氣調英遠揔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為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揔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勲效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勣女為妃恩遇彌厚

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户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絶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賵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

非為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勑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揔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鄉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顯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

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幷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勳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
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
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
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
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
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
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
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兗州總管洪
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
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閣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茹茹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齎遣其舍人揚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

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揔管眞有能名其兄敦爲金州揔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揔萬機召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爲丞相拜亳州揔管馳驛之部西遏司馬消難東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爲右武候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爲副元帥軍還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歲餘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

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菓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輿車騎將軍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禄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或盛矣豆盧勣遇屯剥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

親矣

列傳第四　隋書二十九

列傳卷第五　　隋書四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揔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

盡城雉所存尋仍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
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
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
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
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
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
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
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
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郿國公進位上柱
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摠管

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以為

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管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

免從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務爲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摠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摠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

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
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
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
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
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
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户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
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
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
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鬭志雖有百
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

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
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
至於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
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
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弃之而
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
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進位柱國賜
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
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
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

頻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躁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户

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

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頴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頴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

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
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
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
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
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揔管並受誼節度其
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
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
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揔管及高祖爲
丞相轉爲鄭州揔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
元帥率四揔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

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爲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揔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

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均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豈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

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言宴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

存誠約曰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
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
王之業客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
道所在註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
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
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
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
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

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户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摠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勑諧曰公受朝寄摠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

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
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
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
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
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謀
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
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
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
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
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

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

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詰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熈新囯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揔管平陳之

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畧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荆州摠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

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
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
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摠管令騎士七百
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
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摠管令狐
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
其貴不道人荅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
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
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
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

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熲
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
武代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
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
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
傅介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
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
揔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内史下

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畧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揔管甚有威惠境内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户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揔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别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

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
出使高祖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
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
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户詔以彭城公廻
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熲
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
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
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
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群臣宴射慶則
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

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
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
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
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
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
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摠管以婦弟趙什
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
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
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
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

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為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冑

元冑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

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
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
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
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
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
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户側趙王謂其二
子負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
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
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
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

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驚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

公邑三千户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爲豫州刺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揔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胄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胄坐

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
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胄
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
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
是徵政爲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
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菹戮況乃無古
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
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負天之功以爲己
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隊首

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列傳卷第五　　隋書四十

列傳卷第六　隋書四十一

特進臣魏　徵　上

高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鄀州刺史及熲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内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

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熲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邘國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熲預爲木狗以禦之既

慶秀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
詢等設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卧內上撤御帷以賜之
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
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
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
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
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位俄拜
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爲寇患詔熲鎮遏緣邊
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熲
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

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一旬起令視事熲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晩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斃九年晉王諱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奬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

貢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踈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

劉暉私言於頍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頍不自
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頍爲元帥擊賊
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頍欲反
上未有所荅頍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
立之意謂頍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
頍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
頍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
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頍頍流涕謝
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
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頍愛妾產男上聞

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熲邪始
陛下欲爲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
安得信之上由是疎熲會議伐遼東熲固諫不可上不從
以熲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
后言於上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彊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
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
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
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
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欲成
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

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頴
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頴竟坐免
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頴侍宴頴歔欷悲不自
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頴曰朕不負公
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
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
云第一也頃之頴國令上頴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頴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
上大怒囚頴於内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頴他事云沙門
真覺嘗謂頴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

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熲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熲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熲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

樂而工殺鑒不遥安可復得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頻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虚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頻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頻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頻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頻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

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 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

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

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巳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
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
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
物悉命除毁上甞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
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
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
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
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
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

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
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
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
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
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熲與威同心恊賛政刑大小無不
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
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䘏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
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
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
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威曰公德

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盡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儀追請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

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徽肅等圖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

厥都藍可汗憂為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

基叅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
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
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叅掌選事明年從
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
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
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
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
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
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
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絜潤丹紫莫

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早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叅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大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

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
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
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
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
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
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氾水帝不悅而罷尋
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
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
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
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

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貸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爲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

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
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
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
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
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
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
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
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
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
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

由是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

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擧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

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後丁母憂不勝哀而卒
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郢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父處機衡

多所損益蹇諤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躬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列傳卷第六　　隋書四十一